

雪漠著

免鹿来的时候，

是白露前后，

漂黄了，

草长了，

兔儿正肥。

焦燥了一夏的免鹿

便飞下祁连山，

飞向这个叫

腾格里的大沙漠。

①下

大漠祭

西部小说系列
插图版

雪漠

大漠祭

①下

雪漠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漠祭/雪漠著.—北京: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2017.1

ISBN 978-7-5000-9989-5

I.①大… II.①雪… III.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79798号

出 版 人 刘国辉

责任编辑 李默耘

责任印制 魏婷

装帧设计 U-BOOK

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

邮 编 100037

网 址 <http://www.ecph.com.cn>

电 话 010-88390603

印 刷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400千字

印 张 17.5
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定 价 58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目 录

爱与理想的喷涌（“大漠三部曲”新版总序）	雪漠 1
土地与梦想（第五版代序）	雪漠 6
从“成为雪漠”到“享受雪漠”（第四版代序）	雪漠 9
生存的诗意与新乡土小说（第二版代序）	雷达 14
从“名人”谈起……（原序）	雪漠 18

第一章 1	第二章 34	第三章 94	第四章 127
第五章 145	第六章 163	第七章 173	第八章 198
第九章 207	第十章 217	第十一章 252	第十二章 267

目 录

第十三章 278	第十四章 321	第十五章 347	第十六章 368
第十七章 384	第十八章 421	第十九章 430	第二十章 449
第二十一章 460			

弟弟·父母及其他（初版跋）	雪漠 501
用汗水慰藉灵魂（再版代跋）	雪漠 505
《大漠祭》的结构意图（创作谈）	雪漠 509
另一种回响（《大漠祭》番外篇）	雪漠 515

第 十 二 章

1

灵官妈在女儿家住了两天，回来了。女亲家极力挽留，她却牵挂屋里的猪呀、鸡呀，还牵挂憨头的病。憨头成了她的心病。因为兰兰队里的一个小伙子死了，得的是胃癌。先是感到胃痛，硬扛，扛不住了，才拉到医院，发现胃里长满了菜花状的癌，就死了。据说，早发现的话，能治，割掉部分胃就好了，可一晚就没治了。听到这事，灵官妈的头皮都酥麻了，仿佛看见憨头疼得在炕上打滚——她还不忍想那是“啥”病，仿佛一想啥病，儿子就会得啥病似的——她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没把憨头和那病联系起来，但憨头扭曲的面孔却总在眼前闪。

老顺正在院里收拾架子车，见了老伴，笑道：“哟，当家婆这么快就来了？我还当你吃得走不动了，咋还那个猴相？哟，白福也来了？”灵官妈边取装着新品种黄豆的小包，边说：“只有你这种猪转生的，才一天吃吃吃的。憨头呢？”“井上去了。”“疼不疼了？”“说是吃了药舒服多了。”她才放下了提悬的心。

灵官妈噙了有关兰兰的那些琐事。老顺一听就笑了：“真是的。你们女人们，尽是一些钱呀，一个鸡蛋呀，一双鞋呀，在这些屁事上怄气。越说头发长见识短，越来了。”

灵官妈嗔道：“你一天又想的啥大事？也不就是架子车呀，牲口缰绳呀，

再想些啥？还当你是想政策呀？想天下大事呀？人就在琐事窝里滚。不想琐事，想啥呀？”

老顺笑道：“好，好，想去想去。我又没说你，我是说你那位亲家。你急躁啥哩？”

灵官妈说：“你少说风凉话。你当回婆婆试试。不管吧，事不成。一管呢，当然免不了有碟儿大碗儿小的是非。”

“不就对了嘛。”老顺道，“那你还说人家的婆婆干啥？将心比心，你又不是没当过婆婆。”

“我也没说人家的不是呀？我只是喧一下，谁又怨人家来？”

正说间，凤香和莹儿说笑着进了庄门，看样子说得正红火，可一见灵官妈，二人便住了口。莹儿招呼道：“妈，咋不多住几天？”

灵官妈断定她们在议论她，很不高兴，就不冷不热地说：“我呀，天生是受苦的命。蹲不住呀，还是回来受苦吧，免得叫人背地里说三道四的。”

凤香和莹儿对视一眼。

老顺说：“别疑神疑鬼了。谁吃饱了没事干，编排你呀。”

“难说呀。”灵官妈拉长了声音，“林子大了，啥鸟也有呀。免不了有一些搅三和四的人呀。”

凤香说：“我是来借架子车的，我可没和莹儿说啥呀。”

“承啥头呀？”灵官妈冷冷地说，“我又没说你。心里没冷病，不怕吃西瓜。”

老顺拍拍架子车栏杆，说：“刚收拾好，用就拉去，别借不借的。”凤香拉了车子，不声不响走了。

老顺对老伴说：“瞧你。有话，不能在心里搁一搁吗？说那些话，有啥意思？”莹儿说：“她真没喧啥。她只是喧和北柱妈吵架的事。”

灵官妈觉出了自己的唐突，但嘴上不饶人：“还说了没喧啥？腿长招露水，嘴长惹是非。”

老顺笑道：“这话很对。可不要光拿镜子照人，也该照照自己。”

灵官妈白了老顺一眼，进了厨房。

莹儿怔了一怔，说：“妈，凤香叫我帮她拉山芋呢。她身子重，怕伤了胎气。一个人不敢拉车子。”

“去就去。”灵官妈在厨房说。

莹儿转身出了庄门。本来，她还想问问家里的情况，但这阵势，似乎还没到问的时候。

2

莹儿径自去了地里。

凤香家的山芋很好。望去，地里一个白滩。山芋大，而且匀。莹儿和她挖了一个上午，也夸了一个上午。两人都是个山芋肚子，对山芋有特殊感情。见了这么好的山芋，兴致大增，说说笑笑，直到回家拉车子时被婆婆不冷不热地训了一顿。

“你可别往心里去，她就那样。”莹儿边拾山芋边劝。凤香说：“我还不知道她的脾性吗？婆婆嘛，都一样。她们的肠肠肚肚，我还能不知道？说叫她们说去，谁在乎呢。”

“就是。只当没听见。”

“那算啥？我刚到北柱家那阵子，她妈可厉害呢，起得稍迟点，就摔碟子攢碗的，真正一个金头马氏母老虎。现在好多了。人嘛，都那样。哪个婆婆都差不多。除非你厉害，也当个泼妇，她没治，可能还怕你。不然，都一样，都欺弱怕硬的。”

莹儿不说话，望一眼凤香。

“你说怪不怪？为啥男人一对我好些，她就气不过呢——是真气不过。一次，我穿了件新衣裳，你猜，咋？他们娘儿俩——婆婆和小姑子硬是不望我一眼。嘿，不望也就算了，可一见我，屁股一拧，嗖嗖嗖就过去了。我说你操心，别把屁股拧成八片子。”

莹儿笑道：“那是忌妒你呢。你想，人家好不容易养大的儿子，却把媳

妇当成个宝贝蛋蛋，娘哪能没忌妒心呢？男人越对你好，她自然越气。”

“也许是。”凤香笑了，“可开天辟地遗留下来的规矩是男人得娶妻呀，总不能和娘过一辈子吧？”

“注意点，就好了。在大人面前，不要过分亲热。”

“啥呀？”凤香说，“谁又显出啥亲热样子来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家那个挨刀货是个没心肝的，平时连望都不望。男人嘛，只在那个时候才待你好些。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也许吧。”莹儿笑道，“我不是男人。我也不知道他们心里咋个想法。反正，嘿——咋说呢？”

“哟，还假正经呢。我知道，仰脸老婆低头汉。憨头别看一天蔫不叽叽的，一上炕，谁知道多蝎虎呢？谁让你长这么水灵呢？我要是个男人，不吞下你才怪呢。”

“不说了。”莹儿说，“不说这个。好不好？”

凤香认真望莹儿一眼：“还害羞哩？生米成熟饭了，姑娘成婆娘了。还害啥羞哩？那种事，说穿了，也不过……嘻嘻。”

“真不暄这个。”莹儿红了脸，“说说你咋个当媳妇呢？”

“咋个当？那叫熬。真不容易。七八年了，急急儿了。等分了家，才算松了口气。”

“你真那么难？”

“当然啊。你想，人家动不动就抖翎毛。等到后来，我也不客气了。我尊你敬你都没个好脸，还尊你干啥？后来，她骂，我也骂，平打平骂。怕啥？红下脖子黑下脸，唱一场，怕啥？不过，挨了些打。那个挨刀货死要面子，我一和他妈吵架，他就打我，没轻没重的。几天几夜起不了床，起不了就不起……我就睡，没忙没闲的，就睡，哪怕六月天麦子烂到地里。后来，才好些了……你不骂，我当然也不骂。你待我好一分，我对你好十分。你给我一刀，我当然要还你一枪。对不对？……可也真管用，除了偶尔指桑骂槐或者呜呜闪电地走路外，她再也不敢耍泼妇劲儿了。你说，人怪不怪？尊你你不受，

为啥偏叫人骂才舒服呢？”

莹儿笑道：“也真是的。娘家队里有个媳妇也这样说的。”

“是我把她的毛病治了。嘻嘻，信不信？……以前我起得稍迟些，嘿，包天大祸惹下了，不骂你个鸡飞狗上墙才怪呢。每天早上都是我做饭，扫院子，收拾厨房。不喊，她还不起床呢。等分了家，嘿，你照样得四股子筋动弹。你过你的日子，我搅我的勺子。叫你像地主一样把我压了七八年，现在你再压呀？嘻嘻。”

莹儿笑道：“我还以为你是个马大哈呢，谁知你肚子里鼓点多得很。”

“啥鼓点呀？我是个直肠子，有啥说啥。不过，别看我表面倜倜势势，心里可明亮得很。有次，她买了几个西红柿一进院子，就喊：‘月儿，吃柿子。’我正在厨房门上择菜，她望了我一眼，没说啥。不就一个柿子吗？你给我，我还不稀罕呢。我出去，换了二升麦子的，给她端去一升。她才脸红不朗灿地说：‘哟，我们有哩。’嘿，有哩？谁没有呀？我说：‘我买得太多了，吃不完，喂猪太可惜’。”

莹儿笑道：“你也真够坏的，把人家比猪了。”

“多着哪。有一回，白狗买了斤腊肉，她妖声妖气说：‘哟，你买上躲到门背后偷着吃去嘛，给我干啥？’呸！我一听，那个气呀。你知道她指的是啥？是我怀娃娃那次，害口，就想吃腊肉，可又没钱，叫挨刀货买了几两。他要给他妈，我说算了，人那么多，一人还吃不上一口呢，就没给他们。可那死丫头，傻乎乎说：‘奶奶，我们可吃肉肉呀。’婆婆就记下了。所以，她那天才妖声妖气说那些话。你说，我是分了家的人，我给你端了，是我的心。不端了，你也用不着放那些屁。对不对？”

“就是。其实，闹得不和的原因尽是些鸡毛蒜皮。看开些，不就对了？何必斤斤计较呢？”

“谁说不是呢？”凤香撇撇嘴，“可她的心比针尖小呢……事情多着哪。后来，把院子挪出去，才好些了。可也好不到哪里。一见我和别人喧，她就像你婆婆那样冷言冷语的，以为我在议论她呢。真是的，我吃饱了撑的？议

论你干啥？还怕磨秃了我的牙。”

莹儿笑了，心想：你现在不正和我议论她吗？

凤香仿佛看出了莹儿的心思，说：“就算我们议论你，也是你干了叫我们议论的事。对不？身正不怕影子歪。你怕啥哩？”

3

莹儿回到家，就进了厨房，帮婆婆做饭。婆婆留意地望她一眼，问：“她的山芋大不？”“大。”婆婆撇撇嘴，说：“人家是上了麻渣的，不大才怪呢。我们要是上了麻渣，一定比她的大。”莹儿笑了：“那我们明年也上些。像人家的山芋，又大又匀，很少有籽籽儿的。”婆婆说：“轻巧话谁不会说？总得有钱。猛子灵官还等着娶媳妇呢。憨头又有病，吃一副药，就得好几块。”莹儿想说买麻渣的成本从山芋里能出来好几倍，但见婆婆不冷不热的，便把话咽进肚里。

“那骚货，可不是个好货。”婆婆说，“以后少在一起搅。”

“是她一个人拉不动山芋，叫我的。爹也同意了。”

“老贼也不是个好老贼……我又没说不叫你去。干活是可以的。可……可……少喧那些东家长西家短的事。那骚货的舌头上有裹脚布。你说上个一，她能编成个十。村里人谁都知道的。我怕她把你教调坏了。”

“我也没说啥。她也……没说啥。再说，我的心我长着呢，谁能教坏我？”

“难说。跟好人学好人，跟上龙王打河神。日子久了，坏毛病就不知不觉上身了。一上身，改起来，可就难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那货的毛病多……北柱妈一喧就眼泪汪汪的。一个女人家，裹脚布缠在舌头上，这个也不好，那个也不好，好像就她一个是十全十美的。其实也不见得。瞧着就叫人扎眼。再说，长个疯嘴。茄子花，萝卜花，见了谁是谁的话（花）。见人就喧张家的猫儿把李家的狗扯死，把左邻右舍都闹得臭不

兮的。你说人家当婆婆的管不管？管吧，你是分家另过的，谁搅谁的勺子。不管吧，人家说谁谁的媳妇如何如何。骂的是她，可打的是公公婆婆的脸。”

莹儿知道凤香有串门喧谎儿的毛病，次数多了，难免叫人说三道四。但她也有心直口快有啥说啥的优点。邻里大多知道她的脾性，所以她的人缘并不差，并不像婆婆说的那样把邻舍搞得“臭不兮兮”的。

“再说，你也不能像野鸡钻柴棵，光顾头不顾身子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家呀，猪窝，真是猪窝。真正一个邋遢婆娘的架口。”

莹儿说：“现在收拾得也干净啊。”

“那是现在。”婆婆的声音突地大了，“你没见过去那个阵势，简直进不去人。破背心子，烂裤头子，臭鞋底子，臭袜子，这儿一件，那儿一件。一进去，就一股臭烘烘的味道。”

莹儿想：这是哪年哪月的事儿啊？

“不说这个。单说这个……你说，你的日子是谁给的？是人家墙头高的儿子给你的。对不？你嚣张啥哩？’穿个衣裳，不见人还罢了。一见人，嘿，那个架势——操心，操心，不要把架子抖塌了。……真是个草化子，留不住个隔夜食。”

正说着，老顺进来，听出了一点眉目，阴了脸，说：“你再有没个喧的？成天不是叨念这个，就是叨念那个，好像天下就你一个好人。”

婆婆白老顺一眼：“你也用不着得意。等哪天我有闲心了，也叨念叨念你，叫媳妇知道你是个啥货色。”

“叨念去，叨念去。”老顺笑了，“谁怕谁呀。你以为我是三岁大的娃娃？”

“不怕？你真不怕？我可真说了。不说别的，只说梯子……”

“臭死了，臭死了……”老顺逃出厨房。

婆婆笑了，笑得直不起腰来。这一笑，便把方才喧凤香时溢在脸上的嗔恨相笑了个干净。莹儿想：她要常这样笑多好啊。

饭快熟的时候，猛子和灵官来了，捉了七只兔子。听到灵官的声音，莹儿一阵喜悦。

半夜里，忽听北柱院里传来砸门声和狗叫声。灵官妈惊醒老顺，说：“听，听，怕是有贼。”老顺说：“哪有贼这么敲门的？”“那你说是啥？”“可能是北柱打牌才回来。”“谁家的狗咬自己人。”老顺皱眉一阵，忽道：“哎呀不好。可能是抓计划生育的……听队长说，乡上这几天抓得紧，城里也出来好些车呢。”灵官妈拉亮灯，匆匆穿了衣裳：“我去看看，凤香别叫抓去。一抓去，非挨刀不可。”

老顺说：“可能。尤其像她这样生了二胎的。”灵官妈一边系纽子，一边去了。

不一会，灵官妈领着凤香跑进屋。凤香只穿个背心和线裤，沾满了土。灵官妈一边跺脚，一边东瞅西瞅转圈子：“咋办？天的爷爷。哪里藏呀？”开了大立柜，瞅瞅，里面塞满了烂棉花破被窝，藏不了人。有人开始大喊大叫敲庄门。灵官妈急得直跺脚。跺一阵，便将凤香领到老两口的床前，推了一把。凤香钻进被窝。

队长大头一进门就咋呼：“你们把人藏到啥地方去了？”灵官妈说：“啥人？我才起床。你没名没姓，胡说啥哩？”一个年轻干部说：“肯定就藏在这院里。刚才，庄门还响。”灵官妈说：“是我出去了。我还以为贼偷东西呢。”一伙人进了各屋，搜寻一阵，又进了睡屋。

老顺正在床上哎哟呻唤喊头疼，边哎哟边骂：“这老货，叫你给我燎一下，偏不燎。头都憋烂了……”大头笑问：“老顺，把凤香藏到被窝里了吧？烧白头是啥滋味？”老顺呻吟道：“这该去问你爹，我咋知道？”那伙人哄笑起来。大头说：“走，走，到别处寻去。”那个年轻干部说：“这被窝里像有两个人。”大头遮掩道：“哪有公公媳妇睡一个被窝的？”老顺笑道：“这可说不准。你得问你媳妇。”那几人又笑了。年轻干部却走到被窝前，一手揪住被角。老顺变了脸色，慌忙按住：“你想干啥？我可一身汗哩。着了凉，问你。”“行呀，

问我就问我。”

正说呢，凤香已母狗似的扑出，嘴里发出绝望的厉叫。那几人还没有回味过来，她已经出了门。只有年轻干部手里拽下半条破背心。那几人追了出去。大头笑道：“你可行哩，能大大咧咧搂了侄儿媳妇睡觉。”老顺嘿一声，撩上被窝，盖住了赤裸的身子，又蒙了头。大头嘿嘿笑着出去了。

“这可咋办？天的爷爷，这可咋办？”灵官妈跌脚道。

老顺把头伸出被窝，恶狠狠说：“你少叫唤成不成？咋办咋办去……你说，传出去，叫我咋见人？”

“有啥不好见的？心正不怕影子斜。”

“屁。你再也没个地方藏？是不是。单叫她钻被窝……没脸见人，这下可没脸见人了……就是你这老骚货。”

“瞧，瞧，你倒怨我了。你不叫她进不就对了？咋还把被窝儿揭得高高的，也不知道收拾一下，连黑毛都出来了……你还说啥哩？我看也是称了你的心了，是不是？平日你眼珠就贼溜溜转，还假正经啥哩？我不说你，你还猪八戒倒打一耙。鬼才知道你在被窝里咋个样子？不然，咋像一个人？”灵官妈竟是越说越气，心里也酸了。

“屁。”老顺大怒，“你个老妖。是老子拉她进来的吗？啊，你还放啥屁？啊？”说着，捡起一只鞋投过去，大立柜上的镜子哗啦啦碎了。

憨头冲进来，问：“啥事？”

灵官妈望望老顺，半晌才说：“是抓计划生育的，抓凤香。噢，你去看看，究竟咋样了？抓没抓住？”憨头应声而去。

灵官妈不敢再招惹老顺，上了炕，靠窗坐着。撩开被窝后的那个镜头又出现在眼前。“这个老贼，可称了他的心了……嘿，咋鬼迷心窍，想出这个法子？”她想。

老顺忽然笑了，边笑边说：“老妖，怪惊惊的，想这种馊点子。”

灵官妈又发作起来：“你笑啥哩？有啥高兴的？想啃回嫩葫芦？你啃去。驴头烫得净净的，毛拔掉。再挖碗面，把脸上的坑坑洼洼填掉，啃去。”

老顺嘿嘿笑了：“你看你个老妖，又不是我寻着那样做的，是你硬三霸四弄的。我不怨你，你倒怨我了。真是……嘿。”他收了笑，皱眉道：“不过夜，就传遍了。你说，叫我咋见人啊？”

憨头进来了，说：“跑了。没抓住，给个屁烧灰。他们骑个灰驴驴儿走了。大头说，他也没法子，叫你不要把他当成那号吃里扒外的能行鬼。”

一听凤香脱了险，灵官妈松口气，说：“你睡去吧，天还早呢。”憨头走了。灵官妈裹被侧身而卧，脑中哗哗地变，心里酸溜溜的。老顺从她很粗的出气声里知道她的心事，偷偷笑了。

清晨，灵官妈去北柱家。一进门就看到后墙上有个梯子，知道凤香就是在这儿溜上墙逃出的。因为夜里的折腾，北柱还在睡觉。北柱女儿大丫正在和猪食。灵官妈拍拍她的头，问：“你妈呢？”大丫没搭话，望望北柱。北柱醒了，打个呵欠说：“到一个人不知的地方了。嘿，悬乎乎给人家挤住……听说有个女人给硬三霸四抬去，引了产，是个娃子。一下床，女人就疯了。”灵官妈说：“着，你就安顿好，可不要叫人家知道。”北柱说：“谁都不知道的。”又打个呵欠。

忽听到一声驴叫。灵官妈出去一看，黑驴将头伸出厩外估计是饿了。前去看，果然，槽里空空的，连草渣儿也不剩了，就背了筐，去草房弄点草来，添进槽里。

莹儿提着桶子去喂猪，见了婆婆，望着她。婆婆知其意，说：“没事。”莹儿遂放了心。

吃饭时，灵官说：“真想不通，扎掉算了，叫人家撵得连日子也过不安稳。”老顺说：“没个顶门立户的咋成？年轻时没啥，老了连个端汤送水的也没有。”灵官妈接口道：“发丧时连个扯孝牵布的也没有。逢年过节也没人给烧纸。”猛子忍不住笑道：“管那么多干啥？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不管明日喝凉水。还管啥死了的事？”灵官说：“就是。死了，一死百了。有啥感觉？”灵官妈说：“谁说没有。魂灵子啥都知道。而且，谁的后人烧的纸归谁，别人咋抢也抢不走。”猛子笑道：“越说越玄了。”

灵官妈说：“真的。神婆说，烧纸时，在纸灰外画个圈，除了祖宗，别的鬼进不去，像电视上孙猴子画的圈一样。”猛子说：“哟，后人们都成孙猴子了。那没后人的鬼咋活？”“咋活？”妈道：“都成破头野鬼了，一天胡游闲逛，见个身上煞气小些的，就问候一下，弄点烧纸花。”灵官笑道：“那不更自由啊？多问候几个，不就成了百万富翁了？强如活着东躲西藏，养啥儿子。”灵官妈眨眨眼，想说啥，可终于没说出来。莹儿抿嘴笑了。

老顺说：“话不能那么说。不养个儿子，人家会咋说？人家会说你缺德才养不下儿子。”灵官笑道：“你不是说儿子是要债来的，是前世欠了人家的债？为啥谁都盼个要债鬼呢？”老顺道：“话也不能那样说。人活个啥意思？说穿了，就是为养个儿引个孙。不养儿引孙，你到人世上千啥来了？一死，不是和没来一个样吗？”灵官说：“养儿引孙又有啥意思？”老顺不理灵官，继续说：“没个后人，人一嚷仗，就骂你焦尾巴断后，总不是个滋味。就说不管这些，说由他说去。可农田地里干个啥，丫头总不如娃子。就说浇水吧，半夜打发他出去，也用不着担心，可丫头就不成了。所以说十个好丫头，顶不上一个瞎娃子。”

莹儿说：“哟，那我们这些人就没意思活了，生下后不如喂狗。”灵官妈接口道：“就是。这一大家子为啥离了老娘不成？啊？！老乳牛养了十个牛，事事离不了老乳牛。你们男人能得很，那我和莹儿今后不干啥了，叫你们尝几天滋味。鼻子里钻几天烟，才不会说这些没良心的话。”

老顺笑了：“话不能这样说。鸡是刨的，猪是拱的，谁有谁的本事。”“着，这就对了。”灵官妈道：“咋十个好丫头不如一个瞎娃子？你叫那瞎娃子生几个娃娃看。”灵官说：“听妈的话很开通。那就动员兰兰结扎算了。”灵官妈道：“那可不成。丫头想娃子，头都想成个蒜锤儿了。”老顺道：“看，还不是娃子贵重吗？”众人笑了。

灵官妈忽儿叹道：“兰兰那边不知咋个紧法呢……可把丫头愁死了。养不下个带把儿的，人前也抬不起头来。”灵官望一眼莹儿，发现莹儿也正望他，就红了脸。

第十三章

1

都说凉州这地方邪，说曹操，曹操到。中午时分，白福带了女儿引弟骑了毛驴进了门，打个招呼，放下引弟，便牵驴去魏没手子家，灵官妈抱了引弟心肝宝贝叫个不停。

白福刚到魏没手子家。狗宝也来串门。狗宝好赌，和白福常在一起耍。一见白福，狗宝就问：“白福，你‘盖’个啥？”“骡子。”“你还是‘盖’个驴算了。马下骡子泥里栽葱，驴下骡子沙里澄金。”白福说：“管他啥葱啥金。别人能澄下，为啥我不能？”

魏没手子说：“凤香逃了？”

狗宝说：“玄了又玄，差点给逮住。白福，可小心。这几天抓得很紧。逮住，就往车上丢，按到手术台上就动刀子。听说市上挂了黄牌，再不动真格的，乡长的乌纱帽就保不住了……听说城里也派来了好些车呢。”

“抓住了，老子认命。抓不住，还要生。总得生个带把儿的。”

魏没手子走出门外，把儿马拉出来。儿马一见白福的那头草驴，兴奋地大叫一声。草驴闻声，也兴奋地拌嘴流口水。

魏没手子笑道：“这家伙也灵着呢。前天，王秃子的那驴来，一个上午不起性。那家伙是个啥驴呀？干不棱登的，又是个毛鬼神，好容易把马的兴